

母亲种的龙眼和橘红

□ 黄金明

自我懂事起,村庄的荔枝树已销声匿迹,在20世纪80年代初,上头曾一度要将乡里的山头全开辟成荔枝园,但无疾而终。龙眼树则零星可见。但大多是近年种植,树龄最老也只有三四十一年。据北京工作的二伯父说,过去水井四周有数十株百年以上的龙眼树。昔日村庄内外林木密布,如香蕉树、白玉香、荔枝树、龙眼树、枇杷树等等,不乏古树名木。小河南岸,均有高大水荔枝树。父亲说,过江埗旁边的田地原为荔枝林(至今仍叫荔枝园),生长百年以上的古树数以百计,遮天蔽日,荔枝果成熟时,枝头如火光蔓延,地上铺满了果实,无人采摘,连空气都弥漫着甜味。那些数人合抱不过的巨木,后来被砍倒了,锯断,劈开,化为木炭。那片荔枝林子,在世间存在了两三百年,也许在我们村开村不久就种植了,却被毁之一旦。这曾经是村庄最美的风景,如今被夷为平地,种上了水稻、番薯和白菜。

消失的不仅仅是一个果园,更让人痛惜的是那些古树名木。即使它们从不结果,也自有其威仪和价值。随着一片繁茂林子消逝的,还有难以计数的物种及生灵。一个林子的消失,仿佛是这个村庄的魂魄在飞散。

无论荔枝还是龙眼树,枝头上都布满了椿象的幼虫及成虫。也许是其作为食物的果叶都如此相似之故,龙眼树上更多,可能是龙眼叶更美味可口。树上还栖息着蚂蚁、“龙眼鸡”(学名长鼻蜡蝉,一种外观有点像孔雀的昆虫,当然细小了千百倍)之类的昆虫(黄蜂及马蜂也常在这两种树上筑巢)

收获过后的果树,无论如何细心,总会有漏网之鱼,待主人走后或宣布“放赖”(亦即开放捡漏,这跟在稻田拾穗或在收获后的番薯地再次翻掘相似),孩子们即如猴猴般纷纷爬上枝头,或弯腰低头在草丛中细心找寻。好比孩子们在鱼塘竭泽而渔之后,冲入淤泥中“赖鱼”,虽如大海捞针,在现场仍时有惊喜。

母亲幼时以龙眼核育苗,栽种于村口的大鱼塘堤边,成活四株,待我长至七八岁,已俨然是参天大树,枝叶繁茂,挂满龙眼。每年果子成熟而未“落果”(将整棵树的果实一网打尽)之际,我总会独自徒步去外婆家(须花上四五十分钟,爬过四五座小山头),站在果树底下,眼巴巴地盯着叶丛中的果子,垂涎三尺。外婆有时也会大发慈悲,以竹筒扭了两把龙眼,有一二斤之多,让我带回去跟弟妹们享用。但有一次,外婆一家人任由我如白痴般盯着龙眼树,一盯就是个把钟头,却视而不见。未经允许,我可不敢擅自动手而不敢染指。幸好邻居的四伯婆看到了,她家也种了一株龙眼树,遂采摘了几把,塞满竹筒让我带走,才不至空手而归。过了十来年,那一截塘堤因水浪冲刷激荡,连年腐蚀,竟在一个风雨大作之日塌掉了,那四棵龙眼树连根带泥一块栽入了宽阔的塘水之中。

我们村有几棵橘子树,但很少挂果。据说三四十年来,村庄有好几个果园,园山、马白山到处是橘子林。唉,为什么好东西总是湮灭了呢。我小时

候分不出橘子、柑子和橙子之类的区别,连金桔也统称为橘子,这都是跟着大人叫的。那几种果树也彼此相像,不是经验丰富的人,也无法区分。

橘红树跟桔子树在我看来亦无甚差别。相似的还有柚子,只有挂果时才能区分。严格来说,橘红不算水果,皮厚无肉,苦涩不可入口,却是化州称得上名贵土特产的几样东西之一,是治咳嗽的良药(除了化州外,邻省亦有较大面积种植,但因气候及土壤等之故,品质无法相提并论,常有奸商拿邻省的充当本地特产的蒙骗顾客)。《本草纲目》有记载:(橘红)下气消痰。

橘红流传着一个故事,说某朝代的太守久受咳嗽之苦,有一天,他喝了婢女煮的药汤,却霍然而愈。太守甚是奇怪,那副药服过多次,效果不甚理想,遂召婢女询问。婢女大惊,只好老实交待,说因一时偷懒,没用井水,乃随手舀了院中的池水煲药。奴婢该死——太守闻讯出来察看,发现水池中漂浮着朵朵凋零的橘红花。池边有几株橘红树,生机勃勃,枝头上橘花吐芬,有的已凋谢并结果。橘红花能治咳嗽不啻有证。后来太守发现,橘红果疗效尤胜橘花。

据说化橘红是赖家园所产为最佳。化州中药厂提炼成药,驰名中外。近年来,化橘红果已走俏省内外,名声大噪。我读书时返乡,曾受人所托带过化橘红果,据说疗效不俗。母亲在村边的山坡上就种过数株化橘红树,化橘红果呈青色,厚硬如石,球状如碗大。她将果实干晒,变成黑褐色,缩小至拳头般大小,如此这般,方可入药。

小小说

瑞星堂

□ 谢锦英

我爸在村里经营着一家药材铺,它的前身是海康县党组织交通联络点“瑞星堂”药材店,是爷爷留下来的。

三十年前,我们村修建新戏楼,连带有一座两层高的楼房。二楼三个房间,供戏班做戏时居住,一楼是个大通间,一百多平方米,给我爸办药材铺。“瑞星堂”药材店旧址已作为革命遗址被保护起来。村书记说:“药材铺是咱们的镇村之宝,务必要经营好。”

药材铺里的药大多由药商提供,只是每一味药都经过父亲精心挑选,尤其是中药材,他甄选好后,还要清洗干净,晒干,再放到药柜里卖。因此,父亲的药也就拥有了一个好口碑,品质上乘。

父亲洗药晒药不是在药材铺,也不是在戏楼。外乡人来买药,只知道父亲的药好,但不知道为啥这么好。

父亲请人在我们老家设计并建造一个药池子,专门洗药材用。当药商把药一麻袋一麻袋地送过来,父亲捡好后,就先倒人池子里,边搓边洗,然后摊开平铺在一个个簸箕上,再放到院子里晒干。

只要药材铺开门,父亲到那的第一件事就是抹柜台,一遍又一遍地抹,即使早已有人在排队等候,他也是先抹干净柜台,再抓药。每抓完一张药单,他又要再抹干净台面,连同称药的秤盘都一起抹过后,再抓下一单药。顾客多的时候,队伍就排得像条龙,从柜台处一直到门口外。排在后面的人就会不耐烦,总大声催父亲:“景修叔,你快点呀,再抹天就黑麻麻了。”脾气大点的人甚至一边嚷嚷一边离开:“磨磨蹭蹭的,买药都要等半天!”

无论别人怎么骂怎么催,父亲总是笑呵呵,依然宽十五慢十五地按他的程序走。

有一天,小姨来家里做客,我恰巧也在场。她一进门就发牢骚:“姐,你知道外边的人怎么说我吗?”

母亲问:“他也有话柄给人说吗?怎么说的?”

“人家说,那个景修,哼!抓完一个药单就摸这摸那,慢吞吞的,看着都心烦,谁还跟得那种人买药?”小姨抬高嗓门,学得有模有样。

母亲说:“他是那样,见不得污。你哪里听到那话?”

“人家来我店里抓药时说的。”小姨侃侃道,“你说姐夫咋那样傻?现在是什么社会?快节奏时代呀!他要做那么多仔细干嘛?还不赶紧趁机会多赚几把!”

小姨是读医的,毕业后在药店打工。母亲叹气:“没办法,他生来就那

死性子,劝不掉。有一次兰婊过来吃饭,他就弄得人家尴尬死。”

兰婊是我的舅妈,住在隔壁村。有一回,她来家里做客,和母亲唠嗑家常,一直聊到父亲下班回家。母亲便叫她留下陪父亲吃顿饭再走。饭席间,舅妈夹菜,筷子滑,不小心掉一块青瓜在她面前的餐桌上。这么小的一块青瓜,舅妈丝毫没有把它放在眼里,她边吃边聊,有说有笑。父亲坐在舅妈对面,他忽然站起身来,抽一张纸巾,斜着身子,长长的手臂伸到舅妈面前,用小手抓起那块青瓜,丢进垃圾桶里。舅妈的脸腾地红了,默默把饭吃完,再没讲过一句话。

舅妈离开后,母亲骂父亲:“你个洁癖鬼,那块青瓜碍着你的眼啦?让你吃不下饭啦?”父亲嘿嘿笑:“瞧你说的,谁洁癖了?”

小姨回去后,母亲把小姨的话重复给父亲听,又叨叨他:“你就不能把抓东西的功夫用来抓药吗?抓快点,多卖几个客不好吗?这样客人也喜欢,自己也能赚多点。”

父亲不搭茬,默不作声地刮他的胡子,涂他的雪花膏,看他的书。他是个很注重形象的人,每晚都要刮胡子,给他的脸和手脚涂抹雪花膏,然后再看一个小时的医书。他没上过大学,但他很勤奋,一有空就看书学习。加上从小跟随爷爷在药材店打杂当药童,也学了不少东西,中医四诊,望闻问切,虽不精通,也属门道。爷爷是名医,也给父亲留下一些祖传秘方,比如月子药方,治愈阑尾炎、祛风湿和血管病的方子等等,都是一流的,远近闻名。不仅其他村和镇上的人来找他抓药,连大城市的人都来找他。城里人不方便下村时,就会通过微信转账给父亲,父亲再把配好的药邮寄给他们。

父亲不负众望,把药材铺打理得妥妥当当。如今“土角村,瑞星堂,景修叔”这三者已成为一个连锁记忆,家喻户晓,人们一提及这三者中的任何一个,就会自然想到其他两个。

药材铺的生意越做越大,父亲也越来越忙,常常累到懒得开口说话。母亲叫他请个帮手,他不依,说是怕别人做不了他的活儿。

去年初,小姨托母亲帮忙,让她到父亲的药材铺里帮工。她之前打工的那家药店早就倒闭了,后来她又去了其他几家,因为没法经营下去,也都关门了。

当母亲跟父亲说这事时,父亲也不忘趁机戏谑母亲:“看见了吧,急性子的永远活不过慢性子的。”

父亲说:“慢点慢点,小姨过来帮忙,母亲也就不再提及此事。”

稻浪里的旧时光

□ 沈宇峰

七月的风裹着稻香扑面而来,我回到老家,站在家乡的田埂上,望着金色的稻浪在阳光下翻滚。远处传来收割机的轰鸣,这声音陌生又熟悉,让我恍惚间回到了二十多年前的夏天,耳边仿佛又响起了那台老式打禾机“咯吱咯吱”的声响。

童年下田的记忆,始于一把父亲为我磨好的小镰刀。天刚蒙蒙亮,在父亲由轻到重的呼唤声中醒来,我揉着惺忪的眼睛,不情愿地爬起来,洗漱完后匆匆喝下母亲熬好的粥,便深一脚浅一脚地跟在大人身后,踏入那片等待收割的稻田。

割禾,是农活里最累、最苦、工序最复杂的一种。没有经历过的人是不知其中的艰辛的。第一次学着父亲的样子弯腰,左手抓住水稻中部,斜着下刀,稻秆断裂时发出清脆的“嚓”声。然而稻叶边缘暗藏锋刃,手臂很快布满细密的红痕,汗水一渍,火辣辣地疼。更恼人的是脱粒时,金黄的稻屑如同细小的活物,纷纷扬扬钻进衣领、袖口,牢牢黏在汗湿的颈背,奇痒如万千蚂蚁啃咬。手指忍不住去抓挠,皮肤上立刻隆起一片刺目的红疹。

“忍着,莫抓,越挠越坏事!”母亲的声音自身旁传来,手中镰刀划过稻丛的“唰唰”声毫不停歇。我抬眼望去,她的布衫早被汗水浸透,紧贴贴在瘦削的脊背上。烈日下,无垠的稻浪里,她弯腰挥镰的身影一伸一弯,宛如一张沉默的弓。偶尔直起身歇息时,她会用系在腰间的那条发黄的毛巾擦把脸,然后继续弯腰劳作。

打禾是最耗体力的环节。小时候的我没有力气踩转打禾机,只能跟着田里的淤泥,往返十来米把稻穗传递给大人们来脱粒,往往也是气喘吁吁;每次都是父亲踩着那台老式打禾机,默默地加大自己脚下的力道。汗水顺着他黝黑的脸庞滑落,在下巴汇聚成珠,“咣咣”一声砸在铁踏板。

临近中午,骄阳正烈。稻田里蒸腾着湿热的气息,混合着稻谷的清香和泥土的腥味。我的视线开始模糊,双腿像灌了铅一样

沉。这时母亲总会从怀里摸出一个小小的布包,层层打开,拈出一两块粗粝的糖块。“含住,甜一甜,力气就回来了。”她轻声说。那带着体温的甜味,是我记忆中温暖的味道。

收工回家吃完饭,我和小伙伴们直奔向村口的小河。顾不得脱衣服,一个个“扑通扑通”跳进水中。冰凉的河水瞬间带走了满身的疲惫和痒痒。我们在水中追逐打闹,比谁憋气时间长,比谁能摸到水底的鹅卵石。有时抓到小鱼小虾,就宝贝似的装进汽水瓶里带回家。那些小生命往往活不过三天,却承载了我们最纯粹的快乐。

夜深了,煤油灯在墙上晕开一小团昏黄的光晕。父亲粗糙的手指划过我书本上的字。“山里娃子,想不弯腰刨土,想不叫日头毒晒,就得好好念书,把书念到骨头里去!”煤油灯的光圈很小,在写作业时我不得不凑得很近,常常第二天醒来发现脸上沾满了煤油烟灰。

如今,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我在城市也有了体面的工作,把父母也接了出来。老家那几亩薄田托付给亲戚耕种,听说早已用上了便捷的小型电动收割机,再不必经历我们当年那般筋骨劳损的苦楚。可每次看见超市里包装精美的大米,我总会想起老家那台老式打禾机,想起混合着汗水和稻香的糖块,想起母亲弯腰割稻时那弯成弓形的背影。

这次回乡,我特意去看了当年的打禾机。它被遗弃在村头的杂物棚里,铁锈斑斑,踏板已经歪斜。我轻轻抚摸着它粗糙的表面,那些被岁月侵蚀的痕迹,仿佛在诉说着往昔的故事。

夕阳西下时,我站在田埂上,看着小型电动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金色的余晖洒在稻田上,瞬间打开了记忆的闸门。原来那些艰苦的岁月从未远去,就像这稻浪的香气,早已融入血脉,成为生命中最珍贵的养分。

时代在变,故乡在变,但那些在稻浪里劳作的旧时光,成了一份深深的依恋和不舍,成了一种乡土情结情怀,永远定格在记忆深处,温暖如初。



绿美乡村

黄诒高 摄

金翅雀划断盛夏的雨幕

——雨中游玉都山水公园

□ 钧铨

金翅雀的飞翔
让空气变得锋利,湖面,正在收集
它划断雨幕掉落的
点点涟漪
这里有什么被轻盈地
解开了,我们的电瓶车追不到
也赶不上

此刻雨盛,怯了游人
雨洗的清凉卸了暑热
当万物不再是隐喻,世界
便自然地被暴露出来:
雀舞清波,苍松汲雨,青草含珠
烟雨让意蕴
有了形状,它精致而润泽
玉都,是此刻的名字

我们听着前座的解说,另一种雀鸣
讲人的语言和着解说飞洒
雨点随风,和着解说飞洒
湿了发稍衣领而不觉得
竟是在盛夏的雨中
我们静立山水,影子挽留
那抹飞行的极目——
直到雨停,盛夏绿意再蕴
集而来!



扫码关注
快捷投稿

第五十六章

-2-

● 小说连载 ●

也经

■ 阿明

刘方用力摇晃着小黄的肩膀:“快醒醒!档案室警报响了!”小黄仍睡眼惺忪,茫然地摇了摇头。刘方本想批评小黄一句,转念觉得与自己身份不符,况且刚才自己也因打盹误事,便忍住了话头。

虽然迷幻药效未退,但事情的严重性使小黄出了一身冷汗。他跌跌撞撞冲到窗口外的洗手盆前,拧开水龙头,直接将头伸到“哗哗”的水流中,过了好一会才彻底清醒过来。顾不上擦干满头冷水,他转身抓起桌上电话,先报警,然后向市军区值班室汇报了情况。

搁下电话,小黄偷瞄着站在对面一脸严肃的刘方,嘴角咧了咧,表情愧疚地说:“刘副主任,真对不起,我刚才失职了。”说到这里,小黄又瞥了一眼刘方,见刘方表情有所缓和,才放低声继续说:“我爱人前天生产,我在医院陪护整夜……刘副主任,待会领导来了问起,您可以不说我失职的情况吗?”

刘方正欲反驳,忽见楼道里闪过一道光线。她右手迅速掏出手枪握紧枪柄,左手扶门探出半颗头往外张望——有人提着手电筒从中间楼梯口方向走来。待此人走近,原来是穿着睡衣拖鞋的岳太太,正逐个办公室查看。

“岳主任,您这是……”刘方快速调整好情绪迎上前去,心怀疑惑地深问道。

抬眼看向刘方,岳太太的心一下提到了嗓子眼,却故作镇定:“是小刘呀,今晚我值班呐,听到警报声上来看。”话一出口就后悔太过刻意,唯恐让刘方觉得自己

此地无银三百两,马上转守为攻反问道:“倒是你,这么晚还在厂里?”

刘方想起已公开的恋情,坦然道:“刘宏宏虽然出院了但身体未愈,又惦记着厂里的失窃增多问题,我便代他来巡查下。刚也是听到警报才从办公室折上来。”突然加快语速:“岳主任,警方马上到,您先协助调查,我去楼下看看。”说完快步离去。

原来岳太太作案时触发了龙涛明安排冯伯良和江华特别加装的德国防盗系统。老练的他立即逃回办公室,换睡衣、藏工具,再装查值班人员从中间楼梯上到五楼,做出巡查的样子成功骗过了大家。

刘方所说的“去楼下看看”,其实是到办公大楼一楼值班室及厂区四个方向门卫岗亭处的经警室,询问是否有可疑人员出入。但作案者岳太太就在厂内,自然问不出个所以然来。待刘方再返回军方代表室时,冯伯良、公安人员以及树脂总厂龙涛明、冯伯良和江华等人都在场。

经公安人员初步勘察,确认凌晨4时10分有人进入过档案室。通过现场协调并致电请示上级后,决定在树脂总厂小会议室召开案情分析会。会议由市国安局张局长主持。

岳太太作为值班人员,也被留下来参加会议。国安、公安和树脂总厂三方人员各抒己见,讨论形成了三个关键点:一是窃密者身份及作案手法,是否得手?二是军方代表小黄一入会就听到警报声一会又说没听到,证词前后矛盾,行为神色异常。三是刘方副主任恰好在案发时出现在现场,动机存疑。

(注:20世纪90年代初监控设备简陋,就连刘方使用的固定摄像也只能实时观测,没有录像功能,给破案带来很大困难。)

岳太太这个真正的窃密者,听着众人将怀疑指向军方代表小黄和刘方时,心里暗暗发笑。他趁机添油加醋:“今晚是我值班,听到警报后上楼来挨个办公室巡查,人还未走到军方代表室,就看见刘方和小黄神色慌张地从紧闭的房门出来……”

整个会议过程中,龙涛明始终一言不发。他深知超高速材料技术的重要性,若真被窃取后果不堪设想,而自己作为厂长,更是负有重大责任。但他相信公安部门会按照事实证据,作出判断。

会议尾声,张局长请龙涛明发表意见。龙涛明沉着脸站起身,郑重表态:“此次档案室失窃事件,树脂总厂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作为厂长,会后即刻向市委、市政府提交详细书面报告,并全面整改升级安保措施。若有任何处分,我们一定诚恳接受。”

张局长微微颌首,对龙涛明的态度表示认可。他环视会场,语气凝重地总结道:“同志们,当前敌情严峻呐!接下来我们要做好四方面工作——第一,我亲自向省厅汇报案情;第二,马上联系省厅痕迹鉴定专家来现场复勘;第三,由市局对重点嫌疑人刘方和军方代表小黄展开秘密审查。”这时,他目光扫过在座的树脂总厂干部,恳切地补充:“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树脂总厂务必切实加强安保工作。”

散会后,岳太太心中喜忧参半地回到

自己办公室。喜的是自己尚未被怀疑,暂时安全;忧的是任务失败,困在中情局手里的儿子恐怕又要遭罪了。他抬手看了看表,已到与寒雪约定的汇报时间。

趁四下无人,岳太太关上办公室房门,拨通了寒雪给的秘密号码。对过暗号后,他沮丧地说:“任务……失败了。”话音刚落,电话那头就传来啪的一声,对方已经粗暴地挂断了电话。岳太太握着话筒的手微微发抖,额头渗出细密的汗珠。心魂恍惚间,他没忘记起身去拧开门锁,让房门虚掩,以免惹人起疑。

按照厂里规定,值夜班人员次日可以补休。又独自呆坐好一会儿的岳太太,正准备收拾东西回家,办公室门被轻轻敲响,黄丽丽副书记推门而入。

打量了一下岳太太,发现他神情黯然,黄丽丽关切地问:“岳主任,您的脸色不太好,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岳太太支吾半晌,回答得闪烁其词:“昨晚值班……没……没睡……睡好……”谢谢黄书记关心。您有事?请吩咐。”

黄丽丽上周从市电视台正式调任树脂总厂副书记以来,每天都容光焕发。对她而言,新工作上的困难不值一提,能跟朝思暮想的龙涛明在同一栋楼办公,能看到他的身影,听到他的声音,就已经心满意足了。

短短一周时间,处事能力本就可圈可点的黄丽丽,已把厂里的党建文化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在两天前的党政联席会上,岳太太主动提议,让厂长搬到前任厂长张松东调走后便闲置的301办公室,而龙方现在的305办公室则调给黄书记使用。这个提议让黄丽丽暗自欣喜,今天借着要机关分图的机会,特意在开完党工团碰头会后到三楼来查看进展。

“岳主任太客气了!”黄丽丽微笑着摆

手,“我想要份机关各部门分布图和支部组成图,不知——”她故意拖长尾音。岳太太立即点头会意:“哎呀,是我疏忽了!这些厂里的基本情况资料,应该我主动给您送去的。黄书记,我马上办。”

正说着,龙涛明走了进来,恰好听到最后一句,赞许道:“岳主任态度很好嘛。”随即转向黄丽丽:“黄书记,谈完了吗?”黄丽丽没想到龙涛明突然出现在,顿时满脸通红,手足无措:“啊……谈,谈完了。”

龙涛明刚结束了同冯伯良等人召开的改进安保工作会议,路过时看见黄丽丽在此,便走了进来。他做了个邀请的手势:“黄书记,到我办公室坐坐。”黄丽丽惊喜得连点三次头:“好,好,好。”

从岳太太办公室到龙涛明办公室不过十几步距离,跟在龙涛明身后的黄丽丽却仿佛穿越回到了中学时代。她清晰地记得,高考前一学期的那个夜晚,她和龙涛明代表市一中参加全市作文大赛后,接送他们的面包车抛锚,自己也是这样跟着龙涛明走回学校的。那时的龙涛明这样这般风度翩翩,可她的心情早已截然不同——当年是对同男性性的提心吊胆,如今却是因心上人近在咫尺而满心欢喜。

龙涛明进了办公室,径直走向北窗边,一把推开窗户。当他折返至办公桌旁,动手收拾起桌面摆放着的文件时,黄丽丽几个快步来到窗前,只见百米外的山坡上,桃花盛开如一片红海,美不胜收。一阵清爽的春风迎面拂来,吹散了她脸上的燥热。

“你在六楼的办公室朝南,看不到这样的景色。”龙涛明望着黄丽丽陶醉的样子,笑笑说:“等我搬到301后,换你在这里办公,整个春天都能欣赏。”

这时,岳太太端着茶水走了进来。